

有没有病娇、囚禁类的小说？

【已完结】

「你怕我？」

西装革履的男人慢条斯理托了托金丝眼镜，声音温沉，修长劲秀的手指捏住怀中人的后颈。

面色苍白的女孩坐在他怀里，拼命摇头，眼里却透出深深的惊骇。

她哽咽两句，嗓音颤颤：「……我、我不怕你，你放开我……」

男人轻笑两声，干脆地拒绝了她。

「不行。」

他鼻息温热，「棟棟不乖，又说话不算数，唔……要把你关起来。」

棟棟篇

—

棟棟长养在湘溪的山水间。

之所以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养父母捡到她的时候，路边有棵苦楝树正在结果。

楝楝没有姓氏，她就叫楝楝。

一十有八的年岁，别人坐在明净的教室里念书，而她是民宿里的一个小小舞女。

他们不肯让她继续念书，即便她在班上成绩永远排第一。

「书念得多了，就想着跑。」

楝楝不说话，似乎是平静地接受了。

七年前，昂夯还是一片未开化的野蛮之地，但某一天，外面的人突然进来了，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，楝楝的养父母开了一个小小民宿。

十五岁的时候，一位客人看见放假回家帮忙的楝楝，眼神惊艳，举着相机给她抓拍了一张照片，询问养父母可不可以被他拿去使用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又支付他们许多报酬。再然后，楝楝沉默地脱下校服，转而穿上盛装，为客人们表演歌舞。

她头上的银饰沉甸甸的，相撞时会发出清脆的轻鸣，客人们惯爱听这样明亮的声音。

没有客人的时候，她总是抬头看着碧蓝的天空，偶尔又低头摇摇银镯子上的铃铛。

这般漫不经心的模样，谁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但其实旁人也并不关心。

他们只看见棟棟的漂亮。

两汪黑水银似的眼睛嵌在她脸上，指甲上涂染了凤仙花红红的汁液，裸露在衣裳外的皮肤，白嫩得晃眼。

棟棟愈发漂亮，客人愈发爱看她的漂亮，民宿的账目便也跟着愈发漂亮。

起初养父母也想过她是否会逃跑。

但棟棟看起来很乖，她安安生生地呆在自己小小的阁楼里头，好似从未想过反抗。

也是，她一个女孩儿，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

他们便把心吞进了肚子里。

棟棟敏感地察觉到这股松懈，她坐在瀑布下的溪流旁，无意识地踩着脚下的溪水，眼睛指着镇子的方向。

良久，她才慢吞吞地开口。

「.....蠢。」

二

顾朗到达民宿时，棟棟刚跳完一场舞，从客堂里走出来。

跳舞极其消耗体力，身上的白铜银饰又是货真价实的沉重，少女挂着项圈的胸脯不断起伏。

顾朗看见汗湿的碎发贴在她额上，脸上浮着运动过后的红晕，使她看起来十分的健康可爱，与坐在轮椅上的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而棟棟只是随意看了他一眼，便心无旁骛地朝吊脚楼走去。

民宿的客人来了又走，顾朗不过是其中一个。

但当她得知顾朗包下所有房间，客人们陆续离开却毫无怨言时，棟棟低下头，认真思索着，或许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

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顾朗这样阔绰的人实在少见，第二天一早，棟棟就被养父母告知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她只需要为他一个人跳舞。

真是刚想打瞌睡，就有人来送枕头。

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，棟棟无视门前两个高大的保镖，伸手敲响了顾朗的门。

顾朗也没让她久等，很快，门开了。

看见她，他面上带出几分诧异，似乎是在问：你怎么来了？

棟棟不说话，只是抿着嘴朝他笑。

顾朗自己侧过轮椅，声音同眼神一样温和：「.....来，进来。」

棟棟跟着他走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那幅未完的画作，可以辨认出里面画的是个少女，脸却还空着。

她歪头看他，声音嫩生生的：「你画的是我吗？」

顾朗微笑着点头。

棟棟便想，他可真是个好脾气的人。

可这样的人却也最是难讨好，但不管多难，棟棟都不怕，她只怕永远呆在大山里头。

幸好顾朗长得好看，也叫棟棟少了几分不情愿。

「你叫棟棟.....是哪个棟？」

顾朗先开了口，他用一块灰布蒙住了那幅画，自己推着轮椅来到棟棟身边，顺手抓了一把糖递给她，不忘叮嘱：「一天只能吃一颗，吃多了会长蛀牙。」

棟棟剥开一颗塞进嘴里，剩下的都揣进小兜兜里，她嘴里包着糖，声音含糊：「苦棟树的棟.....」

说完怕他没有听清楚，拉起他的左手一笔一划地写给他看。少女柔嫩的指尖扫过掌心，一大一小的两只手挨在一处，大的愈发显大，小的愈发显小。她手臂处的红色胎记显眼，顾朗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，旋即移开。

棟棟写完字就放开了他的手。

顾朗好像看出了她的局促，很贴心地主动同她聊起天：「今年多大了？」

棟棟乖巧地回答：「十八。」

顾朗有些吃惊，但他不动声色地按下，继续问道：「.....怎么不去念书？」

刚问完，他便看见漂亮的娇小少女绞了绞手指，神色很是失落，隐隐还带着几分畏惧。

「阿爸阿妈不让.....」

但她又很快活泼起来，稚气的脸上带着天真和好奇，反问他：「那你今年多大了呢？」

男人英俊的脸看着很年轻，但到底有多年轻，棟棟也不知道，她见识过的人还太少，猜想不出他的年岁。

顾朗轻轻笑起来。

「我比你大了十岁，棟棟，你甚至可以叫我一声叔叔。」

他虽这样说，棟棟却拿不准到底要叫他什么，于自己的处境才更有利处。

犹豫几晌。

最后她只是羞涩地喊了一声：「……顾先生。」

若干年后的棟棟曾有一瞬想象过，如果当时自己喊的是顾叔叔，后来的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？

但十八岁的棟棟还太年轻。

她不知，不知人们付出了不一定能得到回报，但得到回报后，代价的付出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
三

顾朗要在昂夯镇呆满一个月，棟棟要做的，就是跟在他身边。

这样好的机会，但她却不知道要怎样讨好顾朗。

他看起来好像很好亲近，对每个人都很温和有礼，然而实际上，他对每个人都保持距离。

每日棟棟陪着他出去到处采风，坐在他旁边看他画画。

偶尔顾朗也会让她拿起画笔，教她随意涂抹。

他同她之间的气氛并不尴尬，但也总是隔着一层纱。

十天很快过去了，棟棟有些按捺不住心里的烦躁，用自己长长的指甲刮弄着木梁。

再这样下去，他走的时候绝不可能带上自己。

棟棟决心主动一些。

但不等她有所动作，顾朗突然去了碧峒，她看见他的行李还在，说明人还会回来，可他去几天，留给棟棟的时间便会少几天。

她不想等，却只能等。

棟棟忍着急懣，等了五天。

顾朗回到民宿时，透过车窗看见了坐在门口发呆的少女，头上漫不经心地斜插着一根银簪，脚边还蹲着一只黑猫。

他指尖叩击膝盖，棟棟身上的气味细微传来，让他心里有些躁动，但面上却没什么表情。

车一停稳，随着车窗落下，他已然挂起了温和的笑意。

「.....棟棟？」

门口的少女听见他的声音，睁大了眼睛，似乎对他的归来期待已久。

棟棟走到车窗边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即便她称得上有些小心机小手段，但毕竟也只有十八岁，面对所谓人生的重要折点，还是会沉不住气。

「顾先生.....」

她茫然地张口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眼眶不听话地红了一圈儿。

顾朗的表情有了一丝变化，他似乎有些无措，而这一点点细微被棟棟精准察觉，她忽然意识到，眼泪或许是很有用的东西，至少对顾朗来说，的确如此。

但这很考验人的功力，既要哭得好看，又不能惹人厌烦。

棟棟没有试过，可她只犹豫了两秒钟，眼泪霎时吧嗒吧嗒地掉下。

她没有哭出声，也不肯开口说话，低头搅着衣角，神情动作无一不在告诉顾朗，这几天她很委屈，她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

顾朗伸出手，可棟棟的泪水太多，擦也擦不完。

于是他耐心地等了很久，等棟棟自己止住了眼泪，才开口好声好气地询问：「怎么这么难过？」

棟棟鼻头眼眶泛着绯绯的红，看起来实在可怜。

良久，顾朗听见了少女的声音，像是在试探着小声朝他撒娇，她说——

「顾先生。」

「棟棟很想你。」

四

这天以后，顾朗仿佛是默认了棟棟的靠近。

他笑起来还是很好看，只是不再同往常一般，隔着距离。

棟棟陪着他逛完了整个寨子，她看着他画了许多画，全是寨子的风景。绚丽的色彩在他笔下绽开，那样好看的手，画出那样好看的画。

在她眼里，顾朗就是外界的代名词。

他身上的气质与湘溪格格不入，未知又神秘，是棟棟向往的世界。

她实在不甘心留在大山里，在这个小小民宿里做一个小小舞女，以后再挂一个高价，卖给这个谁抑或是那个谁。

她尚不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但现下她最想要的便是离开这里。

从前棟棟那样用功地读书，并非为着热爱知识，不过是以为凭借这个方法，她能够走出大山，于她而言，读书是手段，而非目的，但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

顾朗的到来，让她看见了另一条路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这一个月里，棟棟做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。

她并未贸然请求顾朗带着自己离开，将心比心，这样突兀的话，说出来确实极惹人厌烦。

可棟棟能做的，其实也只有赌一把。

顾朗在昂夯的最后一天，她推着他去了白石咀的瀑布下。

棟棟赤脚踩在长着青苔的大石头上，而顾朗仍旧是坐在轮椅上，微笑着看她玩耍。

今天是个温暖的好天气，空气中夹杂着自然的草木气息，还有流水的味道，阳光透过一株大树，细碎地照在靛裙少女身上，她颈间的银项圈闪闪发光。

顾朗有那么一瞬间，深深遗憾自己没有将相机带来。

但也只是一瞬。

棟棟从青石上灵巧跳下，银铃铛响得清亮，她慢慢地朝轮椅上的男人走去，花鞋被主人遗忘，孤零零地摆在石头下。

顾朗右手的指节被两只娇嫩小手怯生生地勾住。

「顾先生。」

棟棟稚嫩的声音染上羞涩，她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儿，看着顾朗：「.....你讨厌棟棟吗？」

男人不动声色地扫过交缠的手，笑了笑，并未正面回答。

「没有人不喜欢棟棟。」

这样模棱两可的话，叫棟棟猜不出他的意图。

掩下身体里那些荒蛮的脾气，棟棟红了眼睛，这是她第二次在顾朗面前哭，悄悄地在心里暗暗希望眼泪能有效用。

「明明有的。」

这一次的眼泪全数砸在了顾朗的手背上，棟棟抽泣着，向他讲述自己的身世，将自己渲染得可怜极了。

「.....顾先生，棟棟想念书，想离开这里，你走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上我？」

顾朗的反应却很平淡，他用另一只手揉了揉棟棟的头，不以为意：「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，世上坏人那样多，你还小，被哄骗了怎么办。」

见他不肯，棟棟这回是真的哭了，她哭得又绝望又可怜，不住地小声喊着顾先生。

但不管她怎样乞求，男人却丝毫不心软。

良久，他笑意不达眼底，开口声音冷淡：「棟棟，我是个商人.....你只说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，那我呢？」

棟棟止住了哭声，她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自己一无所有。

这条路也走不通了，棟棟失望地放开顾朗的手。

她擦干眼泪，尽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，但眼里的失落怎么藏也藏不住，她勉强笑笑：「顾先生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刚要转身，手腕突然被攥住。

顾朗翻开少女的手心，白嫩的软肉上，赫然是掐出的几个红红指甲印儿，连油皮都没破，可放在棟棟的掌心，便显得过分的狰狞。

顾朗皱了皱眉，双手掐住棟棟的腰。

棟棟愣住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等她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坐在了顾朗的腿上。

他朝不远处挥了挥手，一直装聋作哑的保镖提着箱子走了过来。

原来是要给她剪指甲。

顾朗剪得很仔细，大掌裹住棟棟的小手，只露出嫩笋似的指尖，一根一根地捏住修剪，剪完后又状似无意摩挲过她的红色胎记。棟棟的一双手都被剪去了长指甲，原本纤细的手指，如今看着竟有几分肉嘟嘟的可爱。

棟棟又想哭了。

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温柔，又怎么会这样狠心？

她哀求地看着他，期望他能改变主意：「顾先生.....」

「棟棟。」

顾朗的语气有些无奈，「我以为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。」

又一次被拒绝，棟棟的自尊心再强撑不下去，那些被压下去的小脾气不断翻涌着，她难堪又委屈，失望之余，隐隐还夹杂着对顾朗的一两分怨愤，绞得她整个人喘不过气。

兜兜里顾朗给的糖还剩最后一颗，棟棟掏出来还给了他，她没有说话，也不穿鞋，红着眼睛离开顾朗的怀抱，赤脚跑回了民宿。

铃铛急促响了一路，直到她踩着吊脚楼把自己关进房间才算停下来。

棟棟埋在床上，哭得浑身泛红，她不是为了顾朗哭，她是为了自己哭。

她很迷茫，已经十八岁的自己，真的能走出这座大山吗？

几天以来棟棟都没有睡好，如今又大哭了一场，早已困极累极，她蜷缩在床上，就这么睡了过去。

沉睡的少女丝毫没有察觉到，房门被轻悄悄地推开。

有人走了进来。

五

棟棟揉了揉眼睛，再次醒来时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枕在别人的大腿上。

车开得很平稳，耳边传来舒润的嗓音：「.....醒了？」

棟棟坐起来，呆呆地看着。

「顾先生.....」

她本想问他，不是不肯带她走么，怎么现在她会在他的车上？

但顾朗好像猜到她要说的话，声音极温和：「棟棟，我从未说过不会带你走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棟棟疑惑了，之前他话里话外，明明就是拒绝的意思。可现在，她又有些拿不准了.....难道真是自己会错了意？

「好了。」

棟棟的思绪被顾朗出声打断，他笑起来更英俊了，「不要再想从前的事情，棟棟，恭喜你得偿所愿，留在我身边，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」

做任何想做的事？

棟棟迷茫得很，离开了大山，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么。

「顾先生.....我能继续念书么？」

好好念书总是没有错的，棟棟晓得知识的重要性。

顾朗轻轻点头：「当然可以。」

他实在是太好说话，棟棟总有些不安，她扯住顾朗的衣角，怯怯试探：「顾先生，你真好，棟棟都不知道要怎样回报你。」

「不必考虑这些。」她的指尖被修得妥妥帖帖，顾朗心情似乎很好，「棟棟，报酬我会自己取。」

棟棟追问道：「那是什么时候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顾朗愉悦地看着她，「但总归不是现在.....好了，到家了。」

车已到达目的地，是山里的一处别墅，一位老人正在门口等候。

棟棟下了车，顾朗却没有要留下的意思。

她目送着车慢慢开走，然后跟着管家走进了庭院，雕花的大铁门在身后缓缓关上。

没来由的，棟棟有些惆怅。

但她很快就顾不上这没股来由的惆怅。

因为原本该念高中的她，已经缺了许久的课。

要是不愿意平白无故比班上的同学都大上好多，那这些欠下的债，棟棟必须要加紧还。

六

棟棟不敢有一刻忘记，只有牢牢地抱住顾朗的大腿，自己得到的才会更多。

她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讨好顾朗。

但棟棟没有料到的是，顾朗会这样的忙，连着两个月，他都没有回过家。

顾朗的房间在她隔壁，但那扇门，没有被主人打开过。

忙着补课的棟棟，一时间也竟忘记问一问，他去了哪里，在做什么。当然，怕惹来厌烦，她也不会轻易开口打搅。

可顾朗不回来，她又怎么能有机会讨好他？

棟棟被安排了好几个老师补课，每天的功课很多，但她学得很认真，大概是因为心里很是不服输，她很快就赶上了学校的进度。

她进步的速度，快得令人惊讶。

但旁人哪里知道，阿哥留下的那些高中课本，都快要被她翻烂了呢？

顾朗给她安排了私立学校，要去学校的前一天，棟棟想，这个时间倒是很适合去找顾朗。

于是晚餐后，她眼里带着期待，羞涩地询问管家，自己可不可以给顾朗打个电话。

管家似乎并不惊讶，他甚至微笑着帮她拨通了顾朗的号码。

不过几秒钟，电话那边就传来了顾朗的声音。

「是棟棟吗？」

棟棟小声地回应他：「顾先生.....是我。」

顾朗淡淡地「嗯」了一声，听筒那边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，棟棟猜他一定很忙，但她仍然决定小心翼翼地试探他。

「顾先生，明天我要去新的学校.....老师会不会很凶？」

但顾朗轻轻打断了她——

「棟棟。」

「你想说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」

棟棟沉默许久，才又再次开了口，声音嫩得像新笋：「顾先生.....我很想你。」

听筒那边传来清浅的笑声，顾朗问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。

「棟棟的指甲有没有长长？」

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只是温和地对她说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棟棟挂断了电话，猜不透他是什么意思。

但顾朗没有说他会回来，她便也没有选择等待，而是转身上楼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半个小时后，刚洗完澡的棟棟听见房门被管家敲响。

他来请她下楼，姿态温和有礼。

「.....先生回来了。」

顾不得头发未干，少女细碎的脚步极力掩饰着，却仍然透露出心中的雀跃。

顾朗身上西装规整，高挺的鼻梁上是一副金丝眼镜，坐在沙发上翻阅文件，整个人看起来斯文又禁欲。

棟棟还没有见过他戴眼镜的模样，又陌生又好奇，突然有点不敢靠近。

但顾朗听到了声响，他放下文件，转头向她看去。

「怎么不过来？」

声音温沉，眉目柔和，仍旧是那个她所熟悉的顾朗。

棟棟眨眨眼，慢慢走过去坐在了他身旁。

「顾先生，你戴上眼镜——」

剩下的话她没有说完，顾朗帮她补齐了，他好脾气地笑起来：

「棟棟看着很不适应？」

棟棟迟疑点头，胸腔内那些小心思又开始鼓动。

她手指悄悄地动了动，而后双手缓缓抬起，轻轻取下了男人的眼镜。

顾朗面目平静，既不诧异，也不推阻。

棟棟却很有些紧张，其实她也没有想到，顾朗会这样纵容她。

掩饰似的，棟棟开始了别的话题。

「顾先生，你好久没有回家，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？」

顾朗拉过她的手，攥在掌中，力道轻柔。他从桌子下方的抽屉里拿起一把修甲刀：「.....回来给棟棟剪指甲。」

就只是为了剪指甲？

棟棟有些不解，她看着顾朗把自己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末了还要磨一磨，免得刚剪的指甲刮伤娇嫩的皮肉，可谓是耐心又细致。

剪完了双手，他换了一把刀，示意棟棟把脚放在他的腿上。

他的手指温热，脚上传来陌生的触感，棟棟觉得有些痒，但她忍住了没有退缩，只是动了动脚趾。

「顾先生。」

棟棟突然出声，暗暗试探：「.....要是棟棟的指甲又长长了，你会回来吗？」

顾朗没有看她，手下动作仍旧细致，他只是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：「棟棟，有些东西是需要争取的。」

这话似是意有所指。

棟棟想起晚餐后自己打的那通电话，脸上满是天真和好奇，继续追问：「争了，就能有吗？」

顾朗终于微微抬头，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，捏住她另一只脚。

「至少在我这里.....的确如此。」

棟棟突然就明晰了一条游戏规则，那就是——

在顾朗这里，她想要得到什么，就必须得自己主动争取。

他会给的。

他什么都会给。

于是棟棟等顾朗剪完，扯住他的衣角，满眼无辜地朝他撒娇：「顾先生，棟棟有点害怕，明天你送我去学校好不好？」

顾朗拿起毛茸茸的拖鞋，给她穿上。

贪婪的少女还未意识到，自己不断索取之下男人所累计取得的回报，将会有多么丰厚。

他纵容地看着她。

脸上泛起微笑。

「好。」

七

看见站在车边等待的顾朗时，毫无疑问棟棟是惊讶的。

之前在昂夯那一个月，她看惯了他坐在轮椅上的场景，他猛然间恢复正常人的姿态，棟棟竟有些不适应。

但也只是一小会儿。

她走到顾朗身边，发现原来他这么高大，自己甚至没有挨到他胸口。

他的身高与气质不太相符。之前他坐着还看不出来，可一站起来，压迫的身影看得人几乎快要窒息。

顾朗揉揉棟棟的头，亲自送了她去学校。

他在学校旁边安排了住处，棟棟只需要每周放假回一次别墅，然而他们各自忙碌着，并不是每一次回去都能见上面。

但棟棟学会了争取。

且她的争取，顾朗未曾不满足过。

这叫她愈发地松懈，同时对他也愈发地亲近。或许她本来就是一个贪婪的人，一向擅长得寸进尺，又只懂得索取，从不想着回报。

顾朗的反应似乎也在不断告诉棟棟——

他的一切，任她予取予求。

这感觉太好，棟棟有些沉迷于这样的争取游戏，自己总是那个赢家。

她与顾朗的第一个新年，他在国外出差。

棟棟一通电话，将要十二点的时候，赶回来的顾朗推门走进客厅，看着站在落地窗前等待的少女。

「棟棟，新年快乐。」

嗯，再一次的胜利。

八

顾朗很有钱。

这是棟棟来到他身边后，知道的最清楚的一件事情。

跟在他身边，她可以得到很多东西。

当然，她也知道，前提是她同他的关系必须亲密。

每周五成了棟棟最期待的时间，因为回到家里，她可以见到顾朗。

虽然不是每一周他都会回来。

但棟棟在这方面很有耐心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棟棟很快就学会了告状，她在顾朗耳边说好多人的坏话，说的最多的，便是从前别人怎样欺负她。

「.....他们把我捡回去，又不肯给我饭吃，还想等我长大了就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可是后来又不肯了，他们觉得我配不上，准备等到我没有用的时候，就把我卖掉.....」

「那些人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，要是女人生不出男孩儿，就要一直生一直生.....」

「我不喜欢跳舞，一点都不喜欢.....」

「顾先生，没有人爱我。」棟棟靠在顾朗肩膀上，小声地抱怨，又像是撒娇，「没有人爱棟棟.....」

顾朗似笑非笑，像是看透了她的这些小把戏，不为所动。

这个人真奇怪。

棟棟有些恼怒似的，捂住他的眼睛：「不许你这样看着我！」

但很快她又放下了小手，恹恹地伸出双臂要他抱。

「顾先生，棟棟累了，想困觉，你抱我上楼去好不好？」

顾朗便抱起她向楼上走去。

他向来有分寸，动作也总是温和克制，不带丝毫男女间的暧昧。正如他先前所说，他比她大了十岁，成年人应当学会如何掌控自己。

棟棟将之理解为，她是否就可以仗着年龄小为所欲为。

当然，她这样想了，也确实这样做了。

顾朗则选择默认。

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棟棟从来不考虑，如果非要说个子午寅丑，那最贴切的，大概便是施与受。

她习惯了顾朗的纵容。

且坚定地认为，这纵容将一直持续。

但在大一那年，棟棟二十岁生日将要到来时，她感受到了来自旁人的威胁。

即便自己的利益只有万分之一受损的可能——

棟棟都决不允许。

九

毫无疑问白舒是个能干的助理。

她很漂亮，又极聪明。

棟棟不讨厌她，却也谈不上喜欢，只是她看向顾朗时的目光爱慕隐晦，这叫棟棟有一种自身领地被侵犯的危机感，实在称不上舒服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已然无法接受旁人对顾朗怀有觊觎之心。

第一次见到白舒，是某个午后。

这周的顾朗并未双休，他留在了公司，管家说，在棟棟到来之前，工作才是顾朗的常态。

棟棟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。

「.....顾先生喜欢吃什么呢？」

她想要讨好顾朗，自然要探听他的喜好，而管家也并不遮遮掩掩。

他告诉棟棟：「先生更喜欢吃肉类，比较.....新鲜的肉类，至于其它的食物，倒没有特别钟爱的。」

肉类？

她还真不会做。

管家看着棟棟皱眉思索的模样，好心提议：「其它也是一样的，棟棟小姐，更重要的是心意。」

说得有道理。

于是棟棟思来想去，决定做一份甜品给顾朗送去。

主要是材料现成，步骤又简单。

都是献殷勤，那她又何必选择其它费心费力的方式？

棟棟不打算告诉顾朗自己要去找他，她很好奇他突然看见她时，会是怎样的表情。

但很遗憾，她不知道管家给顾朗去了电话。

于是当棟棟来到顾朗公司，穿着一身干练短西装的白舒早已在楼下等着她了。

她很好看，也一定很能干。

棟棟跟在她身后，边走边想，白舒这样的女人，她实在讨厌不起来。

如果白舒不喜欢顾朗的话，她甚至很乐意同她亲近，当然，并不是说白舒喜欢顾朗是一种错误的意思，她有权利喜欢任何人。

一个优雅美丽的女人，喜欢上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，这有什么错呢？

只是如果顾朗同别人在一起了，棟棟得到的就势必会减少。

在自己没有找到后路之前，这让她很没有安全感。

所以顾朗不能属于别人。

至少现在不能。

白舒走出办公室，棟棟挂起甜蜜的笑意，把甜品送给了顾朗，看着他吃下，吞咽时喉结上下耸动，棟棟看得呆了，走到顾朗身后，松松掐住了他的脖子——

而后移到他的肩膀。

「顾先生，棟棟给你捏肩，好不好？」

棟棟的殷勤有些反常，但顾朗并不在意，他只慢悠悠地开口：

「.....相比之下，给棟棟剪指甲会更让我放松。」

看了看自己长长的指甲，棟棟罕见地拒绝了他。

因为她突然想到，自己的生日就要到了。

速战速决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这场博弈，顾朗就像胜利品，她与白舒之间，只有一个赢家。

而棟棟赢惯了，并不想输。

十

棟棟赤脚站在楼上，看着白舒把文件递给顾朗。

分明是双休，却自愿加班，只为了亲手将文件送到顾朗的住处——啊不，是顾朗和棟棟的住处。

顾朗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务，回家陪棟棟过生日，可偏偏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
白舒的意图其实很明显，至少在棟棟看来很明显。

但她送到文件后立即离开，并不选择多留。看，她靠近顾朗的方式多高明啊，一点都不惹人怀疑。

谁都没有发现，除了棟棟。

顾朗上楼便看见赤着脚的棟棟，她似乎感受不到地板的冰凉，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眼，而后飞快跑进了房间。

不是因为生气。

棟棟并不为此感到愤怒。

事实上，第一次看到白舒她就想好了对策，那些未曾尝试过的小手段，棟棟多得是。

她只是暂时不想看到顾朗，不想如同往常一般亲亲热热地去歪缠他。

这天晚上，她没有和顾朗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也没有去看一眼顾朗亲自设计定制的生日蛋糕，而是早早地睡下。

当然，睡之前她冲了一个冷水澡。

这就导致低烧了一夜的棟棟，第二天起床时，大脑只有一半清醒。

顾朗替她向学校请了假，棟棟睁着湿漉漉的一双眼睛扯住他领带，不肯让他走，鼻音浓重地喊顾先生。

棟棟争取了，所以顾朗留下了。

「顾先生，你陪着棟棟，让别人来拿文件。」她直觉这份文件很重要，不然白舒不会送来家里。

谁送来的，谁就负责拿回去。

顾朗定定看着棟棟，面目柔和，但棟棟无端觉得他的眸子泛着些许冷意，但他终是什么都没说，一手抱着棟棟，一手拨通了电话。

半个小时后，恃病生娇的女孩终于肯放他去书房。

而留在房间里的棟棟，透过窗看到了白舒从车上下来，她唇角微弯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干练又精神。

计算着白舒上楼的时间，棟棟打开了书房的门，顾朗正坐在书桌前办公，领带松松垮垮，有种禁制被打破的美感。

而始作俑者窝进顾朗怀里，举起手让他看。

「顾先生，棟棟的指甲长长了。」

十一

白舒曲起指节，叩响了书房虚掩的门。

「请进。」

顾朗温和疏离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她弯了弯唇，推开了门。

但下一秒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

书房里，病恹恹的棟棟坐在顾朗腿上，额头敷着退烧贴，而顾朗正在细致地帮她剪指甲。

看见白舒进来，棟棟没有要从顾朗怀里下来的打算，而顾朗也并没有松开棟棟的意思。他就这么把她抱在怀里，接过白舒手里的文件，又示意她拿走桌子上签好的文件。

男人抱着女孩的画面自然而然，似乎在暗示白舒，在这栋别墅里，这幅场景出现的次数显然十分频繁。

白舒的笑意愈发勉强，她甚至觉得自己有点莫名的可笑。

毫无疑问，顾朗认真时，清俊的侧颜是极养眼的。然而当怀中的少女低低咳嗽，他第一时间放下工作，伸出手轻轻地替她拍背。

棟棟极力忍耐着咳意，憋得白嫩的细颈泛出红热，雾蒙蒙的眼睛呆呆睁着，看着可怜极了。

不说顾朗，连她看了，心里都忍不住升腾起将她搂进怀里疼爱一番的冲动。

等到咳嗽声渐消，白舒亲眼看着气质矜清的男人伸出手探了探温度，取下她额头的退烧贴，接着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两张新的熟练撕开，一张贴在她的额头上，一张贴在泛红的脖颈上，动作温柔又细致。

白舒觉得有些窒息，她再呆不下去，开口向顾朗辞行。离开时她背脊直挺，仍旧尽力维持了体面的姿态。

棟棟看得出，白舒是个骄傲的人。

瞧，只不过是耍了这么一点小心机，她就自动退出了这场游戏。

对付她，实在是再容易不过。

难缠的人，其实是顾朗。

白舒走后，顾朗将棟棟的指甲修剪妥帖，而后低头看着她，一言不发。

棟棟被看得心虚，她把头埋进顾朗怀里，清楚地感知到他此时的心情虽然说不上不愉，但也并不美妙。

过了很久，顾朗才慢慢地开口。

「棟棟。」

「你想要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」

是什么呢？

棟棟也不知道。

她抬起头，与他四目相视，他的眼睛简直要看进她心里去。

「顾先生，我只是在争取。」

棟棟小声地抱怨，颇有几分顶嘴的意味，「是你说.....要争取。」

顾朗捏住她的手，「嗯」了一声，算是承认了。

可下一秒他接着说：「可是棟棟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段，一点也不高明。」

末了还复又强调一遍：「一点也不。」

十二

棟棟与顾朗之间似乎陷入了冷战。

当然，只是她单方面的。

或许是那句「一点也不高明」戳中了棟棟的自尊心，又或者是棟棟恼恨顾朗的风轻云淡。总之，这些天她一点都不想看见他。

于是棟棟回了学校，投入了紧张的课业。

毕竟快要期末考，她不能忍受自己考出一个不漂亮的分数。

但实际上，棟棟也认真思索过。

顾朗问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棟棟就一直在想，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

但思来想去，答案只有一个。

顾朗。

她要顾朗。

棟棟离不开顾朗，因为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由他给予的，且，她也确实喜欢他。

至少她是真的想要占有他。

棟棟甚至有些感谢白舒，是她叫她晓得了，原来自己是喜欢顾朗的。

一个优雅美丽的女人，可以喜欢上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，那已经成年的自己，又为什么不可以？

这个念头一出现在脑海里，便如同附骨之疽一般挥之不去，叫人无端地开始浑身颤抖。

但棟棟什么都没有表露，她只是日复一日地沉浸于紧张的期末复习。

期末考很快来了，但直到考试结束，顾朗都没有来陪她。

棟棟并不意外，她已经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十几天看不见他的身影。

从踏入别墅的第一天起，管家就已经叮嘱过，这十几天里，无论是以什么理由，都不能去打搅顾朗，且顾朗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计划。

棟棟当然不会自讨没趣，她也并不关心他在做什么。

可现在又不一样了。

棟棟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别墅里，她忽然很想顾朗。

很想试探顾朗。

棟棟想要知道，他会不会为自己一再打破原则。

于是她找到管家，想要联系顾朗。

可是老人劝阻了她：「.....即便联系到先生，他也不会回来的。」

棟棟不甘心，总是要试一试的。

管家拗不过，最终还是拨了顾朗的电话。

他像是有点忙，等了好一会儿才接通，疲惫的声音从那边传来：「棟棟。」

「顾先生.....」

棟棟手指圈着发梢，似是陈述一个事实：「你还欠棟棟一个生日愿望。」

顾朗沉默几秒，才轻轻询问她：「所以棟棟，你想要什么呢？」

「我要你。」

棟棟回答地很快，但随即又掩饰性地撒娇：「顾先生，我要你回来。」

顾朗那边很久没有说话，最后他只问了一句：「棟棟，你确定要我回来吗？」

没有丝毫犹豫，棟棟坚持。

「我很确定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顾朗的轻笑声从听筒里传来——

「棟棟，如你所愿。」

十三

第二天棟棟醒来后发现，别墅里所有的佣人，包括管家，全部都离开了。

本来别墅就处在深山之中，如今人一走，更显可怖。

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傍晚时，顾朗回来了。

他就那样突兀地出现在客厅之中，棟棟吓坏了，看清楚是他后，又赶忙跑下楼去。

她扑进他怀里，委屈极了：「大家都不见了.....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」

「真是抱歉，是我让他们离开的。」顾朗轻揉她的后脑，温和地安慰：「棟棟别怕，我回来了。」

「顾先生，我很想你。」

棟棟紧紧拉着他的手，不肯放开，却听见男人问：「真的吗，棟棟？」

「当然是真的，」 棟棟皱眉，很是不满，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」

顾朗被她拉着在沙发上坐下，闻言轻轻笑起来：「当然不是，棟棟，我也很想你。」

「很想很想。」

棟棟眨了眨眼睛，伸开双手：「那顾先生就抱抱我吧。」

顾朗依言抱起她，棟棟就坐在他腿上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脸色泛红。

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有些害羞也很正常。

然后下一秒这个害羞的女孩子就亲上了顾朗的脸颊，亲一下不算，又换了个地方亲第二下。

顾朗微笑着闭上眼睛，任由她欢喜。

「唉。」

棟棟亲着亲着，突然叹了口气，「顾先生，棟棟还没有收到生日礼物。」

顾朗睁开眼睛，嗓音低沉：「所以棟棟要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」

「你。」

棟棟期待地看着他：「我想要你，可不可以？」

「我吗？」顾朗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「为什么不可以？」

棟棟深觉自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刚要凑近去吻他的唇，却被打断。

男人手指抚上她胎记，笑意古怪，认真地叮咛。

「棟棟可千万要记住自己刚刚说的话。」

「是你先说的要我。」

「成年人应当学会如何承担后果。」

十四

和顾朗呆在一起的体验是很愉快的。

他温柔又体贴，把棟棟照顾得很好，更让棟棟惊奇的是，他竟然还会做饭，且味道都非常不错。

处于热恋之中的棟棟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男人的某些反常。

当然，亦是因为顾朗很擅长掩饰伪装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顾朗已经在家里呆了七天，这天晚上仍旧是顾朗亲自做的晚餐。冰箱里三分之二全是肉食，顾朗煎了牛排。

然而刚吃完，外面就开始下雨。

棟棟讨厌下雨天，湿漉漉的空气搞得人兴致全无，她早早地收拾完自己，卷着被子睡了过去。

可到了半夜，又被雷声吵醒。

棟棟有些害怕，披上披肩下了床，走到隔壁顾朗的房间，却发现门没关，只是虚虚掩着。

她轻轻推开，里面没有顾朗的身影。

巨大的恐慌攫住心脏，棟棟突然意识到，此刻整座别墅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棟棟脚步慌张，下了楼去寻找顾朗，可客厅里也空无一人。

她双臂抱紧，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

正惶然间，一道惊雷在天上炸开，棟棟吓得尖叫了一声，而后看向落地窗的眼睛里，浮出深深的恐惧与惊骇。

窗外，一只巨大的野兽，正静静地与她对视。

不过两秒钟，它又突然消失在她眼前。

棟棟腿已经酸软，但她扶住栏杆，坚持着走上楼去，眼泪大滴大滴地划过脸颊，她小声喊着顾先生，不断祈祷顾朗突然回到房间里。

「棟棟？」

刚踏上最后一级阶梯，顾朗的声音从前方，宛如来拯救她的上帝，棟棟抬头，看见他就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前。

内心霎时安定下来，棟棟又有了力气，她顾不得什么，冲进了顾朗的怀里，开始崩溃地大哭，语无伦次地向他诉说自己刚刚看见的可怕场景。

但很快她又意识到了不对劲。

顾朗只围着一条浴巾，肌理分明的上半身沾满了雨水的冰凉味道。

棟棟抬头，看见了他头上的一双兽耳，以及浴巾下伸出的一条长长的尾巴.....她又开始发抖了。

顾朗漆黑的眼睫微微翕动，看着棟棟在自己怀里慌乱地挣扎。

最后他沉默地接住了倒下的少女。

十五

棟棟醒来时天光正好。

她心里最先浮出的念头，这是一个好天气。

但很快，她想起了昨晚的事。

转眼看见顾朗坐在床边，微笑看着自己，棟棟的泪水一下便充盈整个眼眶，她坐起来抱住顾朗的手臂，心有余悸：「顾先生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。」

「我梦见，你变成了一只很可怕的狼.....」

「棟棟。」

顾朗打断了她的话，将她抱进怀里，才淡淡开口：「那不是噩梦。」

怀中的棟棟身体僵住，而后开始微微颤抖。

「你怕我？」

顾朗拧了拧眉心，有些无奈：「棟棟，不要怕我。」

「我本来想再给你一些时间，可是棟棟，是你坚持要我回来的，不是么？」

棟棟渐渐放松下来，忿忿道：「分明是你，是你一直引诱我！」

他所言所行中的那些细节，并非无迹可循。

「但棟棟并没有拒绝。」

顾朗将棟棟堵得无话可说，最后她只能耍赖似的来了一句：「.....我后悔了。」

棟棟悄悄抬眼去看，此刻的男人戴着金丝眼睛，西装革履，面目英俊，但即便他再英俊，也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属性。

一只优雅的野兽，难道就不是一只野兽了吗？

棟棟等了半晌，顾朗才慢悠悠地开口继续同她说话：「晚了。」

「棟棟，是你先说的要我。」

「我说过，成年人应当学会如何承担后果。」

顿了顿，顾朗俯身与她缓缓贴紧，鼻息温热，「棟棟不乖，又说话不算数，唔.....要把你关起来。」

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」

棟棟推开他的手，险些被气哭，「你不能把我关起来！」

她当然明白，从一开始，顾朗就是那个决定游戏规则的人，可又总是不甘心，自己这么轻易地被制服。

「棟棟，你只有一个选择。」

男人捏住她的手，语气温和却又十分强硬：「那就是接受我。」

「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但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好吗？」

这回棟棟是真的哭了，被自己蠢哭的。枉她一向自诩心机深沉，最后还是输给了顾朗。

更叫她生气的是，自己心里也隐隐认同接受他的观点.....她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

「没有人爱我！」

其实棟棟心里并不太难过，但就是想哭一哭，她赌气似地捂住眼睛，泪水透过指缝落下，「没有人爱棟棟.....」

「是的。」

听到顾朗的肯定，棟棟又生气又委屈，揪住他头上冒出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，哭得更凶了，又挣扎着要从他怀里离开，但却被顾朗紧紧抱住。

「没有人爱棟棟。」

他的声音隐隐带着笑意。

「.....因为棟棟的顾先生，是一只野兽。」

顾朗篇

—

顾朗看见棟棟，不是在昂夯的民宿，而是在一场摄影展。

稚嫩的少女穿着靛裙，戴着银项圈，无意间看了一眼镜头，眼神中的懵懂自此被定格下来，成了摄影展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名片。

吸引顾朗注意的，是她手臂上那块红色的胎记。

他看了一眼作品介绍，显示这张照片摄于中国湘溪昂夯，时间是三年前。

照片中的少女只有十四五岁的模样，三年过去，如今也差不多十八岁了，胎记年龄都对的上，顾朗突然觉得有些荒谬。

遍寻不到的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就这么出现在了眼前。

他要去找她。

顾朗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去湘溪的决定。

然而在回公司的路上，却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所幸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他突然想着，如果以弱势的姿态出现在少女的面前，她会不会更有安全感一些？

于是，顾朗坐着轮椅出现在了昂夯。

在此之前，他只让人去查了她的名字，她的名字是棟，她叫棟棟。

说出来似乎很荒谬，但棟棟是顾朗的未婚妻子。

十八年前就是。

只是她被顾朗的母亲带走了，他找了她许多年，却没想到她竟然就在昂夯。

二

顾朗总是想起自己的母亲。

她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，温柔细致，内敛克制，她最擅长的事便是绘画。

那些绚丽的色彩，在她笔下绽开。

后来顾朗也爱上了绘画，只是很可惜，不是她亲自教会他。

十岁时，母亲在桐仁自杀。

死于抑郁症，死于父亲的冷漠。

顾氏的祖先曾有过奇遇，同狼女交媾，生下的孩子也带着狼的血统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发热期，继而狼化。

或许是种族不同，其实活下来的后代很少，但优胜劣汰，留下来的都是最优异的基因。

从很久以前开始，顾氏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未来的妻子都由自己选择抚养长大，狼人的存在太过不可思议，绝对不能被暴露。

顾朗记得很清楚，父亲比母亲大了十三岁。

但他们的婚姻，是一场悲剧。

父亲生性冷漠忙于事业，母亲却热爱浪漫与自由。

认真说起来，母亲对于父亲的感觉，除了隐晦到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爱意，余下大部分的，是敬惧。

母亲站在父亲面前，就好像一个局促的小女孩，每当她做错事情，父亲就开始语气冷淡地教导她，等到她承认错误，才肯吝啬地「嗯」一声，然后继续工作。

他们不像一对夫妻，彼此之间交流少得可怜，父亲淡漠寡言，母亲又太内向，从不会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或者说，不敢。

母亲怕父亲。

而顾朗不想要棟棟怕他。

当年她被送到他身边时，只有一点点大，他抱着都不敢用力，轻轻记忆她的气味。但很快她就被母亲带走，他只来得及看到她手臂上的红色胎记。

后来父亲赶去桐仁，只得到母亲的尸体，而还是婴儿的棟棟则不知所踪。

他知道母亲为什么会在棟棟到来那一天崩溃，因为她看到了从前的自己，没有选择，无法逃离。

所以她带走了棟棟，她不想棟棟走她走过的路，得不到回应的爱，枕边人冷漠的脸，这太痛苦了。

母亲单纯地觉得，把这孩子带走，至少她是自由的。

可那时候的她，状态已经很不好了，重度抑郁让她无法控制自己，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自杀的念头，更别说抚养一个孩子。

后来棟棟被人捡走，母亲投河自杀。

父亲竟然在母亲去后才知道她的病情，他整个人仍旧平静，冷漠得可怕。

几年后，父亲死于车祸。

原本可以躲开的，但他选择从容死去。

顾朗第一次进入他的房间，发现里面贴满了母亲的照片，所有布置同她在时分毫不变。

他不是不爱，只是他从不表达。

顾朗觉得很可笑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母亲还在的时候不珍惜？

他和棟棟，绝不会同他们一样。

三

顾朗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刚跳完舞的棟棟路过他时，带起一阵气流扫过鼻尖.....这是棟棟的味道。

顾朗记得她的气味。

刻在灵魂深处，永远不会忘记的烙印。

这些年他一直在找棟棟，母亲带走她的时候，并未考虑太多，她被保护得太好，不知道不是所有的人生性善良。

顾朗希望棟棟不要吃苦，可看见她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她过得并不好，吃了许多苦。

但他也庆幸，她还活着。

顾朗知道她之所以有那些敏感的小心机，其实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的缘故，她成长的环境让她不得不如此。

其实他不知如何与她相处，但他也并不担心，顺其自然或许是最好的策略。

棟棟穿着蓝裙的模样很美，顾朗许久未拿起画笔，但画起来意外地顺畅，在描绘她的脸庞时，棟棟来了。

她问他，画的是不是她？

顾朗微笑点头，不是她，又还会是谁呢？

是他一直一直在寻找的.....棟棟啊。

看着俏生生立在自己面前的少女，顾朗觉得，或许不必完成整幅作品，这样就已很好。

上天还是眷顾他的，又把她还给了自己。

他抓了一把糖递给棟棟，而后叮嘱她只许一天吃一颗。

「你叫棟棟.....是哪个棟？」

「苦棟树的棟.....」

棟棟就是棟棟，是顾朗失而复得的宝贝。

四

他在昂夯时离开了五天。

棟棟身上的味道对他的影响太大，对于处在发热期的他并不好受，一方面也是试探她对自己的态度。

但他没想到，这也成了一个使他们之间关系更加亲近的契机。

她要顾朗带她走时，其实顾朗并未拒绝，但天真的棟棟听不出他的言下之意，以为他不肯带她走，于是顾朗明白了，对棟棟，或许需要更直白些。

从棟棟来到他身边以后，顾朗就开始教棟棟学会争取，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并且不断满足她。

诚然有引导她主动靠近自己的意味，但其实这一切原本就是她该得到的。

正如她，原本从一开始就是呆在他身边的。

十八年前，顾朗抱着婴儿棟棟，满心欢喜。

十八年后，顾朗抱着少女棟棟，剪去她的指甲，宛如剪去她的爪牙。

这是一个驯养的过程。

顾朗是一个商人，商人从不吃亏。

他早在看见她的第一眼就已被她驯养，等价交换，她也应当被他驯养。

五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或许棟棟自己还没有意识，顾朗却敏锐地感知到，棟棟已经在开始慢慢喜欢上他。

白舒的出现让她有了危机感。

二十岁的棟棟比十八岁的棟棟更加贪心，顾朗知道她已然对自己产生了独占欲，但她会故意让自己生病，这是顾朗所没有料到的。

他可以接受她所有的小心思，也可以顺应她那些小手段，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会纵容她伤害自己的身体。

然而他仍旧是按照她的心意，给白舒去了电话。

陪棟棟演完这半真半假的一场戏，白舒走后，顾朗看着她，第一次直白地问她到底想要什么。

可是似乎棟棟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。

她说自己只是在争取，是他教她，要学会争取。

最后两人颇有些不欢而散的感觉。

翌日一早，棟棟就回到了学校，顾朗第一次有了头疼的感觉。

他意识到，有些时候其实自己是拿棟棟没办法的。

而她今日的任性娇气，全是他往日不断放纵出来的结果，且是他想要看到的场面，她不怕自己，愿意主动亲近自己，这已经是很好了。

料到棟棟还在生气，顾朗没有急着去找她，免得她又记起那一句「一点也不高明」。

但是他深知她是个聪明的女孩。

她很快就能想明白，这一次的计谋确实不高明，甚至是拙劣——虽然她以前的小手段也是漏洞百出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她会弄清楚，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

顾朗仍旧平静。

他照常离家，照常工作，除了把白舒调去了另一个地区。

或许是看出了襄王无梦，她爽快点头。

毕竟确确实实算升职。

棟棟期末考试结束那天，顾朗没有工作，而是选择等她回家。

只可惜太过碰巧。

发热期到了。

六

别墅建在深山里的好处便是，可以藏匿许多秘密。

譬如不会有人知道在山的更深处，还有一座空荡荡的别墅，里面除了电话和冰箱，什么都没有。

顾朗习惯在这里度过他的发热期。

即便已经知道，棟棟在试着靠近自己。

但她是否能接受他的异常，顾朗不确定。

他不想吓到她。

步步为营，煞费心机，只可惜后来全部败给了棟棟一句「我要你」。

他原本是想给她适应的时间的。

可偏偏她开口了，于是发热期的男人回来了。

他实在等她良久。

棟棟并不知道，那些所谓离开的日子，其实顾朗就呆在别墅的后山里，还经常悄悄回来看她，只不过是以狼的形态。

她只知道，自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七

从前顾朗发热的频率不会这么高。

但自从棟棟回来后，他离开家的次数就多了起来，她身上的气味无时无刻不在牵动他的神经。

于他而言棟棟就像是催化剂。

尤其当她离自己越来越近，怯怯地同他亲密。

顾朗始终得不到缓解。

这七天，他的确忍耐良多。

原本他是想再等等，等到她再大些，可偏偏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
秘密被棟棟发现，是个意外。

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早，顾朗兽化后去了一趟后山，发泄多余的精力，等他回到别墅，却被客厅里惊醒的棟棟看见了。

他突然就不想再等了。

她迟早都是要知道的，不是么？

抱着惊惧昏迷的棟棟，顾朗来到她的房间。

窗外的雷雨不断，黑暗中，兽化的男人躺在昏睡的女孩身旁，在夜里温柔地询问。

「准备好了吗？」

「棟棟，准备好接受我了吗？」

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他也不需要回应，就算她醒来后会很生气，也没关系。

他知道，她会接受他的。

因为顾先生喜欢棟棟。

而棟棟，其实也喜欢顾先生啊。

（《缚狼》全文完。欢迎关注专栏《妖兽难缠》中的其他故事。）